



辛酉全集 随笔卷

浮生杂记

辛酉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辛酉全集

随笔卷

浮生杂记

辛酉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杂记: 随笔卷 / 辛酉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5

(辛酉全集)

ISBN 978-7-5354-7835-1

I. ①浮… II. ①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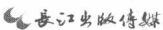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6263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谈 骁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日月丽天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7 千字

定价: 118.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辛酉(1981 - 2011),男,原名朱礼权,湖北咸宁人,诗人、作家,曾长期活跃在中国当代诗坛,参与发起诗人社团“钝一代”,系“野外”诗社成员,主编《中国80后诗全集》,曾出版诗集《暮晚及其他》,2011年2月21日在浙江温岭溺水身故,享年30岁。

目录

第一辑

花言樵语

养花杂谈	003
读梅札记	005
梅花诗	007
梅花词	009
李渔赏梅	011
种桃者言	013
桃花诗	015
人面桃花考	017
桃花诗案	019
说李	021
谈杏	023
杏园宴	025
杏林与杏坛	027
种梨	029
植桂	031
玉兰笔谈	033
海棠诗话	035
辛夷坞	037
紫薇省	039

苜蓿	041
油菜	043
陶潜种菊	045
养花小记	047

第二辑

浮生十记

放牛记	051
养花记	056
恋爱记	062
分手记	068
喝酒记	073
泡吧记	078
读书记	083
写诗记	089
醉酒记	096
买票记	104

第三辑

我的口供

乱弹琴：先锋是不存在的	111
选择飞翔	115
将诗歌进行到底	117
我的《口供》	120

寻找自己的声音	123
关于诗歌的几条备忘录	125
《中国 80 后诗全集》编后记	127
在《钝诗刊》首发式上的即兴发言	130
影响我的十本书	136

第四辑

江湖纵论

有关莫言的小说评论	141
一个中国老男人的硬汉精神	144
等待余华：《兄弟》	148
闲话杨争光	152
背着空袋子回家的人	155
杨邪不邪	160
梁健印象	162

第五辑

余事杂集

不会变的是母爱	169
写在朱凌萱三周岁之际	174
回家·搬家	176
参加一场追悼会	179
潘家园淘书	188
让蒲松龄和李敖蒙羞的人	190

祝福熊盛荣心想事成	193
2004 年的第一场雪	196
从一张旧照片里返回温岭	199
长安记忆	206
浙江行	211
众骚人品茗谈诗枫林晚五虎将划拳喝酒青芝坞	226

附录

朱从霞记

辛酉敬按	233
朱从霞记	236

第一辑

花言樵语

养花杂谈

我从小就极其热爱养花。大概在三年前的春夏交替之际，我因公出差旅居南昌期间曾写过一篇洋洋近万言的《养花记》，文中就颇为细致地讲述了小时候养花的故事。当时，为了讨取一个名叫月影的小女孩的欢心，确保针对敌对势力的友情保卫战中的竞争优势，我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地收罗各类花卉数十种，种植近千株。记得那些年每逢春天，我们家房前屋后便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景象，迄今为止这仍然是我落拓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引以为豪的荣光之一。

然而，与清初名士李渔比起来，我的这点历史只能算是小儿科了。李笠翁不但在他的传世名著《闲情偶记》里大书特书他的养花经验，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宣称花是他的命：“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蜡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其爱花之痴，由此可见非同一般。不过根据我的考证，李笠翁在同一本书里又说自己一生嗜蟹如命：“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因此准确地说，笠翁先生总共应该有五命才对，而名花便占了其中的四命，真不枉一代风流才子之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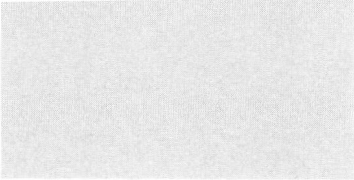
老舍先生曾收藏过一枚“笠翁李渔书画砚”，是其生前珍爱的玩物之一；

但是若论起养花的资历来，他与李笠翁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李笠翁养花养的是性情和智慧，而他养花无非就是图个乐子，或者还可以往功利一点说就作为体育锻炼之一种的养生之道：“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老舍先生的这篇名为《养花》的短文发表于共和国之初的1956年，当时举国上下物力维艰百废待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继鲁迅之后最杰出的一代宗师，能够坐拥一套雅致的四合小院读书写作养花莳草，倒也其乐融融算得上是极为优越的待遇了。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十年后他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自沉太平湖这一悲惨事件，扼腕叹息之余不由得想起有着“清朝的李白”之称的大诗人黄景仁，在其名作《杂感》诗中抒发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感慨来。

相对于老舍先生的遭遇，袁仓山的境况则称得上是万幸中之大幸。这位比李笠翁晚生了将近一个世纪、同样属于清代最负盛名的大文豪——性情和气质与后者颇为相似的旷世奇才，年仅33岁便挂印辞官，买下位于南京小仓山的已经数易其主的曹雪芹之祖父的故居“曹家花园”，然后找来一帮建筑施工人员重新装修，后更名为“随园”，并自号随园先生。此后近半个世纪里，这位历史上以嘴巴挑剔而鼎鼎大名的美食专家，在随园过着诗文著述的闲居生活。当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袁仓山对随园的经营也十分讲究，他不但亲自带着仆从下地种植优质蔬菜以满足自己的口福，而且督促佣工在随园里养花莳草同样不遗余力。在一首题为《春日即事》的诗中他写道：“二月天桃拦路开，一枝筇杖踏青回；山行偏爱逆风立，花片扑人如雨来。”虽然两百年后随园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是我们在主人“花片如雨”的描述里能够感受到当年空前的盛况。所以，当我读到他的绝笔《再作诗留别随园》一诗时，对作者临终前发出“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的喟叹，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

读梅札记

古人云，水陆草木之花，香而可爱者甚众，梅独先天下而为春，故首及之。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范村梅谱》中说：“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然而，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梅最初是作为一种调料出现的。据孔子修订的《尚书·说命》记载，殷高宗武丁曾对宰相傅说讲：“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将后两句翻译成现今的大白话，意思就是：爱卿对我的重要性，就像烹调羹汤必不可少的盐和梅。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先民们还没有发明真正的醋，人们要想吃酸，只能使用梅子代替，于是形成了五月煮梅的习俗，“煮而曝干为酥，置羹臠鼈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煮梅的三大用途。其中，最主要的用途是将晒干的梅子研成粉末，作为厨房必备的酸味调料。其次是当作香口胶使用，青年男女们约会之前，嘴里嚼着两颗梅干出门，接吻时便免去了因口臭引起的大煞风景的尴尬事。第三种用途是制作蜜饯——这倒很对我的胃口，记得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积极响应中央扩大消费的号召，几乎每周都要去超市拉动内需两次，每次都会买回一罐杨梅蜜饯。杨梅蜜饯又酸又甜、酸中带甜，第一颗刚入口时酸得我牙齿直打战，但是接连吃了两颗之后，顿觉一股清香之气从胃



里升起，谈笑间已是吐气如兰。这种先酸后甜的感觉，在女朋友看来，仿佛谈恋爱的滋味；而我细细品尝之下，想到的却是“苦尽甘来”之类的古训，在当时颇为不堪的现实处境下，一颗酸梅的励志意义丝毫不亚于勾践的苦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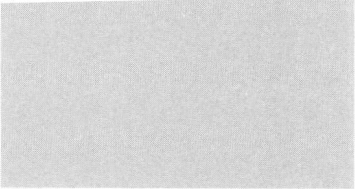
物质主义的梅“始以花贵”，据说是春秋时代的事，但在先秦的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有据可考的是，梅花第一次名扬天下，受到国人的青睐与喜爱，应该与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有关。《太平御览》曾写过一个故事，“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这个事件至少反映了两条信息：一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使然；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寿阳公主贵为皇帝的掌上明珠，她不但言行举止是全国女青年争相模仿的对象，而且在当时上流社会的贵妇圈里，她的衣着打扮还是时尚界的风向标，影响力远远超过当今好莱坞的麦当娜之流。寿阳公主无意中发明的梅花妆，迅速在全国各地时髦起来，久而久之，竟然成为我国古代女子的一种经典妆式。北宋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诉衷情》词中有“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之句，比他年代稍晚的诗人汪藻《醉花魄》词中也有“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之句，可见北宋末年梅花妆仍然十分流行。

文人与梅花结缘始于晋代。据盛弘《荆州记》记载：“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范晔是《后汉书》的作者，陆凯寄梅赠诗的故事，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自此以后，文人墨客之间寄梅送春，成为表达友谊的一种高雅之举。同时，随着园艺技术的发展，文人种梅、赏梅、咏梅之风兴盛，描写梅花的诗文佳作迭出。杨万里《和梅诗序》中说：“南北诸子，如阴铿，何逊，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以花闻天下。”

梅花诗

中国诗歌史，花木占半部。有人做过统计，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植物多达 130 余种，而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两大源头之一的《楚辞》，各种植物总数也在 100 多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离骚》写过不少稀奇古怪的香草瑞木，但汉诗鼻祖屈原独独没有提到梅花。这并不是说那时候没有梅花，据刘向《说苑》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越国使臣就曾千里迢迢，带一枝梅花送给梁惠王。梁国地处中原腹地，原产江南一带的梅花很少见，因此物以稀为贵，梁惠王偶尔有幸欣赏一次，那是值得太史令好好写一写的大事情。不过，三闾大夫毕竟是南方人，对田头垄间的梅树不可能不熟悉，他之所以没有提到梅花，如果不是类似于杜少陵不咏海棠之类的避讳原因，那么唯一的解释应该是：楚国梅花太普遍了，普遍到令人熟视无睹的地步，以至于忘了写或不值一写。

梅花诗始于两晋，兴于唐，盛于宋。“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南北朝时期的诗赋名家庾信的这首《咏梅花》构思巧妙，全诗无一字描写梅花的姿色和形态，却通过抒发寻梅不遇的失落之感，凸显梅花的名贵和稀罕。此外，鲍照的《梅花落》、何逊的《咏雪里梅》和梁简文帝的《梅花赋》，都是同时期脍炙人口的佳作。与六朝诗人千篇一律歌咏梅花的名



贵和易逝不同，唐代诗人大多数都喜欢在“早开”二字做文章。比如张谓的《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又比如晚唐诗僧齐己的《早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齐己的这首诗有个典故，据说此诗初稿是“昨夜数枝开”，后来向当时的大诗人郑谷求教，郑鹛鸪读后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深为佩服，便改为“昨夜一枝开”。这与贾岛向韩愈求教“僧敲月下门”的经历很相似。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但是若论起梅花诗，宋代诗人后来居上。宋代是个时局动荡不安的朝代，虽然生产力较之前朝有了较大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然而在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侵扰下，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梅花作为岁寒三友之一，其凌霜傲雪的气质和清逸高洁的品格，与失意文人遗世独立的隐士姿态颇为相契，因此社会上爱梅、赏梅、咏梅蔚然成风，仅《全宋诗》中就存有咏梅诗 4700 多首，而且总体上取得的艺术成就也更高。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罢官后，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外，南宋诗人陆游一生钟情于梅花，赏梅之余为后世留下了 160 多首梅花诗，“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这首绝句与其说是赞美梅花坚贞不屈的精神，不如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壮志难酬，却百折不回的夫子自道。

在汗牛充栋的梅花诗中，林和靖的《山园小梅》是公认的绝唱：“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由于对朝廷政治腐败现象不满，林和靖辞官回乡，在杭州西湖孤山北麓结庐隐居，平日除吟诗作画外，还以种梅养鹤为乐，民间“梅妻鹤子”的传说即缘于此。据《孤山志》记载，“和靖种梅三百六十余树，花既可观，实亦可售，每售梅实一树，以供一日之需。”条件虽然艰苦，却也逍遥自在，让人神往不已。

梅花词

赏梅饮酒似乎是宋代词人的一大嗜好。宋神宗熙宁七年，在初春的某个寒风料峭、梅花飘香的下午，杭州太守杨元素的府衙内高朋满座，接到请柬的数十位江南名士会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梅花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是所有来客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在文坛名声日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杨太守同为四川老乡的特殊身份。不过，对于他在《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一词中，诸如“蹋散芳英落酒后，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这类描写，我却深表怀疑——苏东坡不善饮酒是众所周知的事，与李白、张旭那样的酒鬼比起来，他顶多只能算个看客。这一点他还不如晚年的辛弃疾，“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稼轩先生在《临江仙·梅花》一词中说，有一次他在郊外赏梅饮酒，因为迟迟不肯离去，以至于“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李清照在《清平乐·梅花》一词中，也说自己“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比较有趣的是一首题为《玉楼春·红梅》的词，易安居士寄语情郎：“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怨妇，真不愧是婉约派词人的领军人物，将青春期少女的怀春情愫表达得十分温婉、含蓄。

宋人写梅花词最有名的应当首推姜夔的《暗香》《疏影》。姜夔少年时代便已扬名文坛，不但诗词书画俱佳，而且精通音律，擅长各种乐器的